

洪秀全故乡花都壁画调查

——兼与太平天国壁画比较

毛晓玲 王国秀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江苏南京 210000)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故乡——广州花都祠堂留存有大量壁画,将之与大致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壁画进行比较,可发现两者在内容题材、政治功用、风格特色等方面皆存在异同。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体现了中国壁画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延续。

关键词 :花都 太平天国 壁画

中图分类号 :K879.41

文献标识码 :A

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官方的倡导,壁画之风极为盛行,从文献资料记载看,数量也是非常之多。而在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壁画保存数量也很可观,清代以及民国时期建造或重修的祠堂、书室多饰以壁画。那么,花都壁画现状如何,与大致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壁画又有哪些异同呢?

一 花都壁画概况及特色

(一) 花都壁画历史与环境概况

中国壁画起源很早,最迟在周代就已出现。从可征信的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公元前600年左右,我国南北各地殿阁庙堂的墙壁上,附丽绘画已成风气。那些“明堂”、“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中壁画所表现的山川、风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及人物肖像,具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孔子、屈原等都曾在这些气派宏伟的画壁前流连忘返。秦汉以后壁画有了很大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壁画逐渐走向衰落,卷轴画成为主流;元、明、清以降,壁画更趋衰败,除了宫殿、园苑的梁枋檩柱上需要彩绘装饰外,只有寺庙、道观、祠堂、社坛、会馆等建筑还有壁画存在。在广州花都区各个村镇众多的祠堂、书室、古庙里,我们就见到了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数量可观的清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壁画。

祠堂是祖先崇拜的产物,是某一家族中规模

最大、质量最好、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建筑。其通过对祖先的祭祀,以同姓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把全体家族成员联系起来,起着维系、团结家族的作用,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自明朝起,商业经济迅速发展,面对“义”与“利”的价值冲突与心理矛盾,祠堂在促成“义利合一”价值观的悄然转型,重人、重教、重商德、重伦理、讲赈恤、讲义气、讲互助,在协调人际之间各种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书室的功用与祠堂类似,因为清中叶之前,宗族里如果没有做官的人,是不能立祠堂的,另外,还有一些书室是有功名者的生祠。广州花都区所属8镇有300来间祠堂,我们看到几乎每一条村落都有祠堂,村落中的每一个姓氏又都有祠堂,而且往往有一间宗祠和多间支祠。这些祠堂多数为清中期之后,广东民间各地兴起修祠之风时所建,也有部分为明代始建、清代和民国时重修的。

花都祠堂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绝大部分是硬山顶,极少悬山顶或民居式,普遍二进至五进不等,多数为三进三间,部分左路有衬祠。每进以天井相连,一般中堂前天井两旁带宽敞的阔廊,后堂前天井旁为带卷棚顶的低矮厢房。头门嵌青石或花岗岩门夹,石门额上刻祠堂名称,有凹凸廊和高台基,可以防风避雨、防洪水,门廊处立4根石质前檐柱,可防潮、防白蚁,而其产生的立面阴影也

收稿日期 2008-11-24

作者简介 毛晓玲(1972~),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江南地区壁画保护。

王国秀(1956~),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壁画保护、太平天国。



图一//《叱石成羊》壁画

可以虚实对比来加强中轴庄严的氛围,封檐板多雕刻人物、花草纹饰,绳边繁复,工艺精细,檐柱挑头多人物石雕,石雀替、木雀替多八仙、佛手、水果等透雕和纹饰,虾公梁有瑞兽或花鸟等异形斗拱。一字排开的祠堂以青云巷相隔,封火山墙特别高大,按金木水火土哲理,有饕耳、人字、五岳等造型,有的夸张飘逸,有的庄重朴实,有的层层叠叠,有的行云流水。这些山墙不仅起到有效的防火作用,在减少屋面日晒达到遮阳效果的同时,还变幻了方整平面的立体空间视觉,更丰富了建筑侧立面的造型。屋脊灰塑多为博古、龙船型,对于直接起承重作用的大面积墙体,则在墙上嵌以砖雕、墙头饰以彩画,既避免了单调的直觉,也因透雕的通风透气,更有利于建筑散热、排气。建筑色调以灰为主,灰麻花岗岩石勒脚、灰青砖墙面、碌灰筒瓦,只有屋脊和山墙才用鲜亮夺目的灰塑或琉璃脊,这些颜色是建筑材料真实质地的反映,可以减少辐射热,也给人以一种安宁感。祠堂一般位于村庄的前部,在

其前边有一个相应的半月状自然或人工的池塘,水面波澜不惊,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是客家人讲究风水、藏风聚气使气界水而止的理念体现,也可以借水形成良好的循环调节系统。有些祠堂前有石狮、抱鼓,部分祠堂前有麻石打制的旗杆夹,是专为表彰宗族中人科举考试得功名而立。

(二) 花都壁画特色概况

花都祠堂的文化艺术气息很浓,现存的绝大多数祠堂或多或少都有彩绘壁画装饰,少则有头门处三、五幅,多则五六十幅,一般在建筑物门廊、山墙、侧壁等梁架以上的墙楣上。头门处壁画一般离地4米以上,其他处根据建筑的高度大致在3米左右,而厢房内的壁画离地只有2米多一点。由于壁画位置高,所以不会受地下及地面毛细水的影响。此外广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多雨,常受台风吹袭,传统的祠堂建筑在解决通风、隔热、防风、防雨、防潮等方面都极具特色,并且由于地仗很薄,壁画的自身重量较轻,也就不易脱落,



图二//《风雨归舟》壁画



图三//《樵渔耕读》壁画

因此,当地壁画总体保存现状良好。但如果屋面漏水的话,壁画将直接遭殃。在我们所见壁画中,确实发现不少都是因为屋面漏水,雨水顺着墙体流下,画面被雨水浸泡后产生起甲、酥碱、霉变、开裂、空鼓等各种病变,惨重的连地仗层都已经剥落。还有部分壁画因为墙面被石灰水扫过或曾被标语等覆盖,在后来的表面清洗时使用了草酸类制剂而留下了绿蒙蒙的痕迹。此外,由于部分祠堂的厢房曾作厨房使用,有些壁画被烟熏、火烧后已是面目全非。

在所见壁画中,根据题款等可以断定较早有道光年间的,此后咸丰、同治年间均有,以光绪年间居多,像宣统以及民国时期的多为祠堂建筑重修后补绘或重绘。这些作品有来自民间艺人之手,有花都建筑工匠所作,部分有落款题名。

花都壁画几乎囊括了传统的民间装饰题材,有经典历史故事、福寿仙翁的神话传说,渔耕樵读的日常图景,吉祥如意的传统图案,虫鱼鳞甲、走兽飞禽的祛邪寓意,奇花异草、亭台楼阁的山水胜境以及名人诗句、名家书法等,而对洋桃、番石榴、荔枝、芭蕉、木棉、榕树、芙蓉等岭南佳果花木的描绘则更添浓郁的地域特色。综观花都祠堂壁画,一般头门正面以“福禄寿”、“瑶池宴乐”以及“竹林七贤”、“太白醉酒”等传统人物故事为主,侧壁则随廊

檐的倾斜度画有花鸟或山水斜幅,门额背面全部为水墨的“教子朝天”图案,其他位置的壁画也都是因建筑形制而施绘,建筑正面墙上是横幅,侧面为顺屋顶向两檐斜下的长幅,中间有花篮状或西番莲纹的图饰。天井旁长廊或厢房壁画既有由内容协调、题材相近的三幅画面构成的简洁整体,也有由立长方、横幅、圆形、扇面等多幅画面和诗词书法有机组合成的丰富长卷。

花都壁画体现了岭南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壁画艺术技巧表现形式多样,活灵活现,勾、勒、皴、点的笔法和烘、染、破、积等墨法均有体现,水墨白描、工笔、写意,兼工带写。风格上有部分写实形式的讲究构图、透视画面,但绝大多数不讲究透视、反透视,构图无定律框框,为超时空观念的夸张、浪漫主义风格。

花都壁画设色浓淡适宜、张弛有度,以靛青、青灰、赭黄、浅绛为主,局部于花果、枝叶和虫鸟处施以红、绿、金黄为点缀,保存下来的部分壁画至今着色处清晰、鲜艳,画面在总体设色极工中追求清淡素雅的基调。

二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的比较

(一) 同根同源而形神兼似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一定的传承与延续,也都会有相应的借鉴与创新。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



图四//《簪花四相》壁画



图五//《竹林七贤》壁画

画作为同一时期的同类艺术形式,不论是刹那一眼的画面观感还是细细揣摩的诸多意蕴,都有一些或隐或现的相似相近。

1. 传统渊源与百姓喜好的产物

从花都祠堂壁画的兴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壁画艺术虽然到清代已衰败,但源远流长的壁画艺术传统之树在民间土地上依然根深叶茂。广大农民为生活所迫,无暇也不可能问津卷轴画,被封建士大夫们所轻视的壁画,经过民间画师、画工们的代代相传,大量出现在寺庙、祠堂、社坛等农民群众经常出入的场所,受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欢迎。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普通百姓都乐意在他们的公共活动区域欣赏到饱含着吉祥寓意和积极教益,能装点他们生活、丰富他们情感的画面。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更趋腐败并日益衰微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传统壁画走向衰败,但与花都壁画大致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壁画却尤为盛行。早在广西永安州时,太平天国就以“黄纸裱墙”“对画龙虎”来装饰天王洪秀全的府邸。建都天京后,兴修王府、广设馆衙;“门扇墙壁,无一不画”,壁画、彩画成了数以千计官方建筑物上必绘的装饰艺术品。不仅天京城内各王府“门内墙壁皆彩画鸟兽”,各地驻守将领的府邸衙馆也是“土木丹青,穷极工巧”;“四壁龙象,涂饰绝华”。太平天国还在天京城中土街口(今洪武路)设置专门负责绘制壁画等的机构——绣锦衙,委任职同指挥的“典绣锦”官员掌管,并招募民间艺人、工匠和部分职业画士进行集体艺术创作。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和其他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两广的社会下层,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从小

耳濡目染,对壁画这一艺术形式极为喜爱,壁画艺术因此受到重视和大力提倡,并且在太平天国辖下各地区蔚然成风,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2. 源自生活的题材与极具工巧的设色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在基本题材及审美等方面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艺术。两者都取材于世俗的百姓日常生活,虽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多有崇尚自然、反映现实生活的画面,如反映农村基本生活场景的樵渔耕读(图三),体现百姓精神追求和文化修养的琴棋书画,老百姓喜闻乐见又饱含寓意的祥禽瑞兽、花木瓜果等。尤其是山水壁画,虽然画幅大小差异很大,太平天国的壁画更具宏大气势,但两者都冲破了主观空想的所谓“不求形似”、脱离现实的僵局,描绘生活中的真山真水,是农民阶层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的真实体现,亦是吹进清代濒临萎靡的山水画坛的一股清风。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都讲究设色工巧,工笔重彩的特色非常鲜明。一般来说,中国画家羞为设色之工,他们总是用笔勾勒线条构成对象的脉络姿态,用水墨渲染将物体的形状、颜色模糊化,用墨的轻重浓淡表现物体的明暗度。但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作为农民艺术,表达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情感,更为现实的追求,更为真切的需要。虽然没有大红大绿的浓艳,但恰到好处的红绿点缀依然娇艳夺目;虽然没有传统农民画显眼的红与紫、明黄与深紫等撞色,但同一画面中多种色彩的共同渲染则分外绚丽。

(二) 各具特色而异彩纷呈

绘画作品是最能反映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载体之一,也是观察那个时代价值观、艺术观以及社

会风土人情的信息媒介。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作为传统艺术形式依然有着教化、鉴戒、颂德、警勉、壮观瞻等功用,也都反映了农民阶层的价值观、艺术观和审美观,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教功用差别很大,加之其他方面的一些差异,也会带来壁画具体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不同特色。

1. 政教功用各有侧重

中国历代正统的主流艺术思想始终恪守艺术的“政教功能”。这一方面是由于艺术面向生活,直接诉诸生活,而政治是整个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因此,艺术总是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触及政治生活,表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风貌和时代精神。另一方面,艺术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指导,渗透着一定阶级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审美的观点,表现一定的政治立场或思想倾向。

花都壁画作为祠堂建筑最醒目位置上的装饰,除美化环境、渲染氛围外,其继承传统、倡导和谐及追求功利等宣传教化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祠堂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场所,祠堂壁画也都以“教化”的需要为指归。如花都壁画“三纲五常”的教化主题就十分丰富。“五常”指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道德关系,在民间美术中以凤凰、仙鹤、鸳鸯、鸲鹑、莺五种禽鸟代表。凤为鸟之首,凤飞则群鸟从,凤出则政同人和,天下太平;鸲鹑鸣时,其子和之,鸳鸯生死相随,行影不离;鸲鹑能为其兄弟解难,莺鸣叫时是为了寻找朋友。而像所有祠堂门额内侧都有的“教子朝天”图,就是在儒家“政治”辅助手段范畴内,壁画“成教化,助人伦”等“资政”作用的真实体现。此外,中国传统教益题材的“苏武牧羊”、“将相和”、“二十四孝”等,讨吉利的“鹤鹿同春”、“寿比南山”、“紫气东来”、“岁寒三友”、“福禄寿”、“如意百合”等,以及注重精神功能,在术数、哲理方面呈现三层、五级等,也都是花都壁画传统宣教功能的重要体现。

太平天国壁画较之花都壁画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宣教功用,如用谐音的方法以物托志、追求功利等,像指日高升、玉堂富贵、海屋添筹、锦上添花、百事如意、瓜瓞绵绵等寓意的画面在花都壁画和太平天国壁画中都有表现。但作为统治阶层的意志体现,太平天国壁画有着更为鲜明的政治功用和时代精神。政治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中的。太平天国由于反对偶像崇拜,壁画有“不准绘人物”的规定,像堂子街壁画《山亭瀑布图》、《防江望楼图》、忠王府壁画《海滨风景图》等,应绘人物



图六// 花鸟壁画

的地方都没有绘;太平天国年画也都以飞禽走兽来比喻人物;忠王府彩画也一反苏式彩画以故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绘以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直到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朝纲紊乱和宗教信仰危机,禁令逐渐废弛,壁画上才出现了人物。比较而言,太平天国壁画更为率真浪漫,也更为积极乐观。它让人们在想象和激情中超越现实的匮乏和困苦,以想象的方式去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像南京如意里壁画《枫林秋色图》,描绘的是秋天,但不是秋天的萧瑟,描绘的是秋叶,但不是凋零的枯叶,而是寄托红色的勃勃生机,绽现灿烂和斑斓。在这种充满希望、幻想的氛围中,太平天国壁画体现的森严等级却给人一番截然相反的感受。等级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太平天国壁画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农民艺术,为农民所熟悉所理解所喜爱,但实际上并不真正是为农民服务的,太平天国壁画只局限在王府、馆衙内,且有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如天朝宫殿“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匝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和西王大门只绘一龙一凤,南王、北王、翼王、燕王和豫王大门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侯大门画虎,丞相画象,检点、指挥至总制画鹿,监军至两司马画豹,以此等贵贱,判尊卑。由此,在含蓄、优美且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意韵中让人体味到了真实、残酷且赤裸裸的社会本质。

2. 功用不同而致内容异趣

花都壁画以传统人物故事和经典传说为主:“竹林七贤”(图五)、“伏女传经”、“苏武牧羊”、“饮中八仙”、“太白醉酒”、“汝阳醉酒”、“白乐天 and 诗”、“白鹤换经”、“三顾茅庐”、“香山九老”、“魏蠡伏獭”、“叱石成羊”(图一)、“东坡执琴”、“渊明赏菊”、“烂柯图”等耳熟能详的传说典故是最常见的

内容 ;而有着吉祥如意 ,寄托着美好追求的“瑶池宴乐”、“和合二仙”、“书中有金玉”、“英雄得鹿”、“松脂溢寿”、“壶里乾坤”、“携柑送酒”、“金钱满地”、“秘授玲珑”、“一气高升”、“二甲加官”、“簪花四相”(图四)等以人物描绘为主的画面也非常多见 ;此外 ;“樵渔耕读”、“问津”、“浣纱”、“风雨归舟”(图二)等日常生活图景和祥禽瑞兽、虫鱼花鸟(图六)等亦是丰富的主题。

太平天国壁画除山水花鸟和龙凤瑞物外 ,则更多有描绘现实、鼓舞斗志的内容。如动物多为猛兽 ,高大威武 ,绘制在太平天国府第衙馆的大门、公堂墙壁之上 ,既显示出农民革命政权的权威和尊严 ,亦寓意太平军将士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如描画攻战防守的《攻城胜利图》、《守城图》、《防江望楼图》等 ,既展示现象 ,又透视现象揭示本质 ,在热情讴歌太平天国反抗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直接为现实政治军事服务的同时 ,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发动群众、提高士气的积极作用。

3. 诸多差异必然风格迥异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差异 :其一 ,壁画所处场所不同。花都壁画均在祠堂 ,太平天国壁画则在王府馆衙 ,虽然都是庄严肃穆的场所 ,但后者具有政权权力机构的性质。其二 ,壁画所在建筑位置不同。花都壁画在墙楣高处 ,画幅不大 ,高度至多 1 米有余 ,宽度一般也不超过 2 米 ,如果是阔廊处的长卷 ,则由多幅画面组成 ;太平天国壁画多位于由立柱自然分隔的整面墙体上 ,大的画幅有 6~7 平米。其三 ,壁画组成结构不同。花都壁画为诗书画有机结合 ,名家诗篇与行草兼具的书法给画面增色不少 ,并且多数壁画

有时间具名的落款 ;太平天国壁画则绝大多数都没有落款 ,一般也没有诗词章句。其四 ,壁画的表现技法不同。花都壁画工意笔结合 ,在重用墨骨与点色浅勾的结合中寻求意境 ,线描技法缠绵紧劲 ,瓜果枝叶多用色彩没骨晕染 ,突出人物形象 ,手法奔放、大胆 ;太平天国壁画则偏重于工笔写实 ,轮廓虽大但线条谨微细致 ,气象宏大但笔意谨慎恭肃 ,而着色也不多见晕染 ,显见的是辉煌、明快的极至工巧。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均受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 ,具有以礼制为中心的文化内核 ;而在布局形式结构上也一脉相承地充分运用了对称、均衡、反复、重叠等手法 ,疏密有致、轻重适宜 ,在变化中寻求统一 ,在整体中又有冲突。但由于功用、内容以及地点、位置、构成、技法等诸多差异 ,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花都壁画隽秀、细腻而优美 ,繁而不乱 ,艳而不俗 ,在微观或细部上也颇见功力 ,是广东人实用且精致审美情趣的真实体现 ;太平天国壁画则在中国传统风格与民间绘画粗犷特色的糅合中 ,呈现出壮观与大气的总体风格 ,这种宏观、峻拔的美 ,也具有更多中原文化的特征。

一个民族的艺术总是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文化心理性格等因素密切关系 ,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性格的集中体现。花都壁画与太平天国壁画因时代和文化需要而呈现出鲜明特色 ,但总体而言 ,两者依然是在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浸润中 ,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理想、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伦理原则、心理经验的继承与延续。

A Survey of the Murals at Huadu, HONG Xiu-quan's Hometown: A Comparison with the Mural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AO Xiao-ling WANG Guo-xiu

(The Historical Museum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mural of Huadu ancestral temple in the hometown of Hong Xiuquan, the king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ubject matter, political role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 with that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n the same period. The two works with different styles reflect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of the old art form of Chinese mural.

Key words: Huadu ;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mural